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九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䟽

内篇應帝王第七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䟽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爲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疏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鈌得不知之妙旨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迷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註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養物淳和則存真而馭寓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註夫以人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唯以是非爲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

○疏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藏字者藏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

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疏徐徐寬緩之容于于自得之貌伏犧之時淳風尚在故卧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而自得也

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

註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

出於非人之域
疏忘物我遣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
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註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率其眞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眞
註任其自得故無僞
疏以不德爲德德無所德故不僞者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

註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既率其情其德不僞故能超出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疏肩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

己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
庶誰不聽從遐遠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註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
疏夫以己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
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
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爲河必

無成理亦循大道遐曠玄絶難知而鑒之
爲義其功難克又蚕蟲至小山嶽極高令
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用仁理物德
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註全其性分之内而已
疏隨其分内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乎
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行
註各正性命

疏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註不爲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者耳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註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

疏矰繒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鼷鼠小

鼠也神丘社壇也鳥則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薰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耳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經誣罔之甚矣

而曾二蟲之無知

註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跡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況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活物不亦

妄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

疏天根無名並爲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内遭遇也天根遨遊於山水之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註問爲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疏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所問之旨甚

不悅豫我心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

註任人之自爲

疏夫造物爲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註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疏莽眇深遠之謂壙埌宏博之名鳥則取

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世恬淡無爲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逍遙凝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爲哉蓋無爲者也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註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帛術輒欲治之感動我心何爲如此

又復問
蹠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註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註漠然靜於性而止
跡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
寂寞之鄉唯形與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
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註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疏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故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嚮應涉事理務彊幹果決鑒物洞徹疏通明敏學

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聖帝比德不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註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主

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易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技術工巧神慮係累劬勞故形容變改係累故心靈怵惕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由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註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虚以御乎無方也

蹄藉繩也猨狙獮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獮猴以跳躍便捷恒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也耳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蹵既其失問故驚懔變容重請明王為政其義安在

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註天下若無明主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在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夫聖人爲政功侔造化覆等玄天載同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己爲之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註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誘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

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註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已名故物皆自以爲得而喜

疏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自得而懽喜適悅者也

立乎不測

註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而遊於無有者也

註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

則迮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
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
姓季名咸耳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註不喜自聞死日也
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剋定時日驗若鬼

神不喜預而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疏列子事迹具逍遙篇今不重解壺子鄭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註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禀學先生之

道爲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

禦寇心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

與

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

其妙理余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

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註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疏夫衆雌無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

道之有哉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註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

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疏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亢對既無大

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疏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凡

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
疏嘻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
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
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註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
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
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

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寧靜故以不動爲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頹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

○謂之弗活也而壺丘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註德機不發曰杜

跡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關而不發示其凝淡便爲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跡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跡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平而濫以聖功用爲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哉

吾見其杜權矣

註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

權故謂之將死
跡權機也前時一覩有類濕灰杜塞機權
全無應動今日遇我方待全生小巫寡識
有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註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
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跡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
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
然

名實不入

註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跡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真實曾不入於靈腑也

而機發於踵

註常在極上起跡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註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疏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咸見此形容所以謂之爲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疏此是第三示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滿智圓虛心凝照本跡無别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聊謂齊其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

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註居太沖之極浩然治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䟽沖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凝與太虛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註無名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

其涯故似不齊
跡衡平也即跡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
以此應機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
所以請齊耳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
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註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
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
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
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

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跳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極螭龍騰踴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也鯢桓止水流水氿水濫水沃水雍水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波文具載

此略敘有此三焉

嘗又與來

疏欲示極玄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季咸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見令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跡兩忘動寂雙遣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

壺子曰追之

疏既見奔逃命令捉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壷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跡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莫知所之者也

壷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註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寧極也

跡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絶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之虛而委蛇

註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註汎然無所係也

疏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己忘懷隨順逗機不執宗本既不可名目故不知的是何誰也

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註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疏頽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往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逸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疏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己迷始覺壷丘道深神巫術淺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歸習尚無爲伏膺玄業也

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註忘貴賤也

疏不出三年屛於俗務爲妻爨火忘於榮辱食豕如人淨穢均等

於事無與親

註唯所遇耳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事無親疎也

彫琢復朴

註去華取實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置任眞復於朴素之道者也

块然獨以其形立

註外飾去也

疏块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違心智槁木之形块然無偶也

紛而封哉

註雖動而真不散也

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於真本確爾不移

一以是終

註使物各自終

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應不離眞常抱一以終始

無爲名尸
註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寄故無復爲名譽之主也

無爲謀府
註使物各自謀也
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爲謀慮於靈府耳

無爲事任

註付物使各自任

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爲不復於事任用於已

無爲知主

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忘心絕慮天順群生終不運知以主於物

體盡無窮

註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

疏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冥會故曰皆無窮也

而遊無朕

註任物故無迹

疏朕跡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晦迹

韜光故無朕也

盡其所受乎天

註足則止也

疏所稟天性物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爲不足者也

而無見得

註見得則不知止

䟽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内之得雖得不得旣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註不虛則不能任群實

䟽所以盡於分内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

○註鑒物而無情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註來即應去即止

疏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註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

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爲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爲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爲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

以混沌爲非無非有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疏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心之執爲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疏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忘嫌混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註爲者敗之

疏夫運四胑以滯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捨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夭折勗哉學者幸免之焉故郭注云爲者敗之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爲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

○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註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

也

疏附生之贅肉縣係之小疵並稟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也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註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

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跡方道術也言曾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

無用之指也

註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䟽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

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

捉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

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註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横復尚

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䟽夫曽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

藏府性少之類矯性慕之矜此爲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註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言離曠素分多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
爲尚以此爲用不亦謬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
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
黄赤白黑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
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
離朱一名離婁黄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
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黄鐘大

呂之聲非手而師曠是已

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雖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疏五聲謂宫商角徵羽也六律黄鍾大呂姑洗蕤賓無射夾鍾之徒是也六律陽六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音也非手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横生希慕既

失本性寧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
耳目之主者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
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横復

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
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
其真性甚於桀跖也
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
中枝生一指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

○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捨短効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拔謂拔擢偽德塞其真性也曾者姓曾名參字子輿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鰌字子魚衛靈公臣此二人並禀性仁孝故舉之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註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名翟亦宋人也爲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爲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緘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蹩躠由自恃也亦用力之

○貌譽光贊也揚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燿衆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揚墨豈非亂群之師乎言即此揚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註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真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拇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

知率性多仁乃是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効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揺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註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

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正而不正之
而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
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為駢

註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跂

註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

䟽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
合枝乃謂枝而跂而跂實非跂也

長者不為有餘

註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

註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長者謂曾史離曠楊墨並禀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衆人比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爲不足

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註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鳧小鴨也鶴鵠之類也脛脚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逍遥而或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爲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註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疏夫稟性受形僉有崖量脩短明闇素分不同此如鳧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

內雖爲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註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註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

也

䟽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

率性有之非由放效彼仁人者則是曾史

之徒不體真趣橫生勸奬謂仁義之道可

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

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人之情性者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註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雖群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齕者齧齗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

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爲四指夫駢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爲多少而或者不能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爲有餘駢爲不足横欲決駢齕枝成於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決齕雖殊其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註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爲仁也

跡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末代

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或者捨己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興興乎聖迹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

註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効彼以饕窺非望哉

疏饕貪財也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

之天性亡失分命真情而矯性僞情舍我
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
抱樸還淳必須絶仁棄義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疏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註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横共
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囂囂猶讙聒也
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已下棄情徇

○迹嚚嚚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嚚嚚之狀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跡鉤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頼鉤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諭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情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僞情舍己效物而行仁義者是減削毁損於天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跡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

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牢者也喻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僞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跡屈曲也折截也呴俞猶嫗撫也揉直爲曲拖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澶之樂嫗撫偏愛之仁呴俞執迹之義以此僞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

○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鉤繩規矩膠漆纆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

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
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註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民泯然自得
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
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
知所以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
是知屈折呴俞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註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跡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闇惑也覩
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
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
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無
常唯一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
之間爲哉
註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
其間也

跡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己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緘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敖游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芻狗貴此何爲也

使天下惑也

註仁義連連秖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跡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註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跡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滯迹喪真為惑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跡然如是也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

於仁義

註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懷質樸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

喪於性命逐於聖迹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註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甞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

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盤夷之事易
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疏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
興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
己効人易奪真性徇物不反不亦悲乎注
云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盤夷猶
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胼胝以
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爾下
民亦然也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

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註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盤夷秃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盤夷而居形者不檖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跡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爲一家

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瘢痍禿脛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疏數子者則前之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言四人雖復不同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疏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善學人穀孺子也楊雄云男壻婢曰臧穀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既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疏奚何也冊簡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通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跡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爲粮不食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

○本森竦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
九千常爲巨盜故以盜爲名東陵者山名
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
跖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跡伯夷徇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
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徇不同其於殘傷
未能相異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註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

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疏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是何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一

疏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是利雖名與利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

註天下皆以不殘爲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哉皆由乎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爲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辯哉跡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殘生損性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

俗徒到置非關真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
而辨小人哉言無別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
謂臧也

註以此條彼爲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
不善也

疏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
効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我
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墨翟楊朱
乖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註率性通味乃善
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
兒和薑桂爲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
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註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
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
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學致今乃矯性偽情捨己効物雖然通達未足稱善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

註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玄道者不易性以徇者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治先王之蘧廬者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為善不亦宜乎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註謂仁義爲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自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學得而或者覩曾史之仁義言放効之可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

物而亭毒之乎哉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政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註夫絶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䟽夫希離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此舍己効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䟽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即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己得也既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
是同爲淫僻也
註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
於失之一也
疏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
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己逐物開希幸之
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爲邪僻
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結前生後以起文
勢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

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註愧道德之不爲謝冥復之無迹故絶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絶仁絶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絶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媿道德之不爲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動而無

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